

論文

基于汉语词语文化特征的汉语词汇教学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vocabulary teaching based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words

张利红

Zhang Lihong

社会文化对语言表现出了强大的制约力和塑造性,但在语言的三要素中,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词汇系统和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本文深入挖掘了汉语词汇蕴涵的典型文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单音节语素”的词汇教学方法,为基于文化特征的汉语词汇教学研究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关键词: 汉语词语 文化特征 词汇教学

Key words: Chinese vocabulary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vocabulary teaching

语言的起源、发展和使用都根植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正如 Lado (1957) 所说的,“我们把生活经验变成语言,并给语言加上意思,是受了文化的约束、影响的,而各种语言则由于文化的不同而互为区别。”社会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1)大量词语本身就直接反映了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2)许多词语意义烙上了深深的民族文化的印记;(3)词语的形式结构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4)在词语的产生、形成和消亡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5)外来词语融入汉语词汇时,往往受到中国文化的制约。”^[1]

1 汉语词语蕴涵的典型文化特征

1-1 汉语词语蕴涵的汉民族农耕文化

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与其生产生活方式深深影响着词汇系统。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西方文化的发祥地希腊有着不同的天然资源和社会条件,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西为高山,北是高原,东、南两面受大海阻隔,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地处温带,寒暑更替、四季鲜明,利于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农业生产方式,再加之黄河之水带来灌溉的便利,就在这年复一年的生产实践中,华夏民族的祖先们创造了绵绵不断的中华农耕文化。

“中国农耕文化,最早兴起于中原地区,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生产、生活文化,不仅包括生产农具的改进,牛马等家畜的推广,猪羊等家畜的养殖,农作物的栽培以及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还包括汉民族对农耕文化的认识和体会。”^[2]含有河、马、牛、羊等自然事物和动物的词语,以及表示农时、农事、农作物的词语是中国人从古至今的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部分,既是生存方式决定的表达需要,又符合人们总是会用最熟知和敬畏的自然事物喻人寄理的认知心理特征,窥一斑可见全豹,这些当然还有力地印证了汉语常用词语中反映出的典型的汉民族文化特征——农耕文化。

1-2 汉语词语蕴涵的以家族伦理为本位的德性文化

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耕耘畜养绵延了几千年,创造了一整套精耕细作、革新农具、治水灌溉、养蚕采茶的农业技术体系,而且在与自然万物的长期互动中也逐渐对天地自然与人伦社会的关系不断进行着思考和总结。在生产技术和思维认识都比较落后的古代,人们只信奉风调雨顺才能吃饱饭这样的简单逻辑,人们懂得“靠天吃饭”,所以无比惧怕自然灾害,天崩地裂、地动山摇、洪水猛兽等词语无不显示了自然灾害对农耕社会带来的灭顶之灾,所以,使得人们往往把大自然作为人的对立物去认识。

[1]钱玉莲.现代汉语词汇讲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08月第1版.第4页.

[2]王衍军.汉语文化词汇概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近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烽烟四起，国家分分合合，人民财产殆尽、命不保夕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整个社会的动荡和生命易逝自然使人有祸福难料之感。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出现了“祸兮福所倚”的朴素辩证思想不足为怪。成语“塞翁失马”“祸福相依”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乱世之中，人祸不断，人们渐渐改变了把大自然作为人的唯一对立物去思考问题的方式。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权专制制度使得人们不但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就连个人的自由和尊严都逐渐丧失殆尽，在不断进行的生存挣扎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环境的种种威胁固然可怕，来自人伦社会的剥夺和压迫更是惨无人寰，慢慢地反映在文化意识中，古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看作整体，以人为中心来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对象化地考察，我们可以称之为“物我”的关系，并得出了物我和谐才能生存的结论，这也就是中国文化中所说的“天人合一”思想。古代社会中，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为了所谓的社稷乾坤也不断把“王权天授”“天人感应”作为自己的独断专行的理论根据，这种要求民众服从天意的迷信说教正是统治者利用“天人合一”思想把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混为一谈的麻痹大众之举。而中国古代的圣人贤哲们抛开政治与统治，更多思考的是怎样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种社会伦理关系的考察，首推儒家文化。

1-3 汉语词语蕴涵的道教佛教文化

汉语词语随着汉民族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新陈代谢的变动状态。源自佛教和道教的词语大量出现在汉语中反映了汉语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中国并没有一种类似国教那样要求全民统一信仰的宗教。世界上三大宗教即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国均有立足之地，与中国本地道教具有同样的合法地位。但是在众多宗教中对汉语词汇的发展影响比较广泛和深刻的当属其中的道教和佛教。

例如，现代汉语中有很多为人们所常用的固定语都是源于佛教文化，“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叫作“六尘”，如果在修行时能摒除一切杂念，佛语就叫“一尘不染”，变为社会语言以后，是非常清洁的意思。又如“当头一棒”，现在的意思是警告，其来源是佛教的禅宗支派临济宗的一种拜师方式。这一派的创始人义玄在拜师时向师傅请教佛理，三问三被打，于是大为醒悟，以后相沿成法，对初习禅法者，常常给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要对方立即回答问题，以考验他对佛理的理解程度。此外，如顶礼膜拜、功德无量、极乐世界、一弹指间、芸芸众生、普度众生、心领神会、西方乐土、善男信女、在劫难逃、枯木逢春、逢场作戏、超凡入圣、功德圆满、镜花水月、一厢情愿等都来自佛经、佛语和佛教故事。

2、基于汉语词语文化特征的汉语词汇教学的重要性

应该说文化与语言关系理论是本文的核心思想，也是本文词汇教学的基础。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更是离不开这一核心，同时教学法也承担了检验语言与文化关系理论的任务。而这一理论运用到教学中就是要坚持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融入的基本原则，脱离文化的语言教学是空洞的，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汉语“词”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困扰着教师和学生。这种困扰既来自于汉语词的界定难，也有汉语词的词性难以把握的原因。原本这类于中国人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的问题，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却成了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其实，关于这类问题我们汉语一直以来都有自己的态度，例如汉语中关于词性问题就有“词无定性”的说法，这并不是说汉语词没有确定的词性，而是汉语的词性特征相对比较灵活，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即存在所谓的词类活用现象。关于汉语词的界定问题，那就更是一个至今尚无定论的话题。

正像吕叔湘先生指出的那样“‘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3]因此，要适应现代语言学体系，界定词虽是必要的，但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为此，吕叔湘也说道“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既然汉语中词的概念一时难以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见，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汉语中相当于“词”的语言单位呢，汉语词汇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一概念应该是“字”，从词汇学角度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汉字词”。我们赞同赵宏归纳的关于“字”在汉语词汇学中的地位，“字是汉语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构成了汉语词汇大厦的基石”^[4]。在其后的关于“英汉语的词汇系统”一节中，作者通过对“小学”典籍的梳理，也让我们从统

[3]吕叔湘.语文常谈[M].三联书店, 2008年.第54页.

[4]赵宏.英汉语词汇据对比研究[D]. 2011年.第91页.

计学意义上认识到了汉字或汉字词在汉语词汇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汉字的数量从《尔雅》的 3200 字，到《说文解字》的 9353 字，再到《广雅》的 18150 字，直至《康熙字典》的 4 万 4 千多字。可以说，汉字绝大多数确定归为“词”是没有争议的；更为重要的是“字”的价值还不仅仅局限于充当汉语语言中“词”的等价物，汉字还提供了一种直接分析词汇意义的手段，正如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对文字性质所描述的那样“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上可以归纳成三大类，即意符、音符和记号。……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5]。且汉字字符中意符之多不仅包括传统文字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字，也包括占现代汉语 80% 的形声字。同时，汉字也因此具备了形、音、义相结合的可分析的特征，正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6]。“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7]。汉字也因此被称为表意文字，“它不同于拼音文字之处在于人们可以见形知义，汉字能透视出华夏民族的文化意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载体”^[8]。再借用陈寅恪在给沈兼士信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汉字之于文化的价值“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9]。本文“单音节语素”教学法中的所谓单音节语素即指汉字或汉字词，没有使用“汉字”这一概念，意在兼顾现代汉语中单音节的汉字词和多音节词汇现象。

3 “单音节语素”教学法的提出与操作方法

语言与文化的结合是语言教、学的客观要求。那么，对外汉语教学的成功与否，就应以文化输入的成功与否为突破口。而语言与文化的高度融合正是汉语的一大特征，这一特征既表现在诸多理念上，也表现在各种语言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它还体现在构造形象上。汉语的这种特征也在客观上为我们真正做到语言与文化融合提供了可能，而这一特征的集大成者就是汉字，在语言符号系统中我们或可称之为汉字词，因此，从语言与文化融合的教学理念出发，汉字词理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认为汉字词是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输入的最佳切入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单音节语素”教学法。下面本文将就该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中的操作方法加以必要的描述。

我们首先以一般的个体词为例，单音节词中我们选取了汉字词“典”，该词为一年级综合课词汇，同时也是 HSK 三级丙类词语，取其名词性意义。在一般的教学方法中，通常采用词汇扩展的方式，介绍这一词，如引进“词典”、“字典”，辅之以直观演示，该词的教学过程即宣告完成。按照本文的教学法进行，其具体步骤如下：

(1) 原始字形展示。展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学习者从形象上理解该词的本义。引导学习者

展开想象，用自己的想象去思考该字形的初始意义。“典”的初始形态，即甲骨文“”，必要时可增加字形及能够反映该词实质的异体字。如“典”字的小篆“”，其中的“丌(jī, 垫物的器具或底座)”便于学习者理解这是一种“阅读”形象，异体字“”便于学习者理解中国原始形态的书，多为竹制，称为“竹简”。

(2) 文化讲解。重点讲解原始字形中学习者不懂，无法展开想象的地方。例如“”中的“”部分，学习者不易理解，下半部分较为形象，容易理解。

(3) 引出词语本义。或由教师归纳总结，或由学生归纳总结。本环节重点是强调词语本义，对于其它意义概不涉及。如“典”字，“典，大册也。从册在丌上。‘’，古文典从竹”。(《说文解字》) 总结本

[5]裘锡圭.汉字学概要.[M].商务印书馆, 1988年.第11页.

[6]酈承铨,王云五.说文解字叙讲疏[M].商务印书馆, 1935年.第1页.

[7]酈承铨,王云五.说文解字叙讲疏[M].商务印书馆, 1935年.第4页.

[8]刘兴均.汉字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M].人民出版社, 2014年.第12页.

[9]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中华书局, 1986年.第202页.

义为“重要的文献”。

(4) 词语扩展。该环节同样只进行基于词语本义的词汇扩展，如“字典、典籍、经典、法典”等等，同时设定必要的扩展界线，应以不增加学生记忆负担，不增加讲解为标准。

(5) 引出联想意义并二次扩展词汇。本环节重点为词语联想意义的形成依据，即联想理据。目的是培养学习者逐渐习惯汉语思维逻辑，自然形成汉语文化观，而不是文化知识传授和文化知识积累。如通过“重要文献”意义引出“标准、准则”义项，扩展词汇“典型”，进而引出更严格的准则意义，即“法律”义项，扩展词汇“重典”。这种词义引申的教学环节也必须设定上限和下限，既不可没有这一环节，也不可过短，又不可将这一环节过分延长。我们以为应以教材中词语的意义为限，同时照顾到引申环节理据分析即可，而下限则应不低于两次引申。

(6) 模拟词语扩展和造句。该环节为训练环节，即在理解词语本义和引申义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联想造句。本质上也是汉语思维的一种训练和培养。至此，完成一个词语的教学过程。

我们再看一个双音节词的教学步骤，我们选取“进行”，该词同样为一年级综合课词语，在 HSK 词汇体系中居于绝对常用词部分，为一级甲等词。传统的词汇教学对于此类常用词都会重点关照，而这种关照主要体现在对训练的重视程度上，在教学环节上重点讲授它的使用规则和搭配。如“进行”，动词，指从事某种活动。因此在用法上也表现为“进行+某种活动”，如进行讨论，进行分析等，或者“某种活动+（在、正在）进行（中、着）”如会议正在进行，采访正在进行中等。并强调“进行”后“某种活动”的“过程”和“书面语”色彩，因此短暂性的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则不与“进行”连用，也就不说“进行午睡、进行叫喊”等。显然这是一种基于语言规则及语言事实的纯粹的语言教学，与文化关联度很低。运用本教学法，情况则不同，具体步骤如下：

(1) 原始字形展示。“进”一词的小篆 ；“行”一词的甲骨文 ，小篆  及异体字  和  等。在实践教学中学习对于小篆的“进”，能将其与鸟和鸟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不多，而关于“行”的联想则很快就与“道、路”建立了联系。

(2) 文化讲解。关于“进”和“行”的文化讲解，如果是初次涉及的内容，讲解会较多。“进”的初始形态实为会意字，金文的“进”，即“”，上面是“隹”，象小鸟形，下面是“止”（趾）。鸟足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故用以表示前进。本义为“前进”即向前的动作，与“退”相对，经过历史的逐步改造，到了今天，已经发展为形声字，从“辵”、从“井”声；“行”的发展则不同，从字形看变化不大，但发音、词性、意义都产生了不同的分工，由初始的“háng”分化为“xíng”、“háng”、“hàng”、曾经也有过“xìng”的读法。我们可以理解为由于意义过于概括，其意义引申的空间也很广，当义项过多，引申的分支过多时，就由不同的发音来加以区别。于是形成了一字三音的情况。“行（háng），人之步趨也。从‘辵’，从‘彳’”（《说文解字》）。“步、行也。趨、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謂之行。統言之也”（说文解字注）。“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析言之也”（《爾雅》）。概括起来，所谓的“行”就是人的一种走路姿态，属于较慢的一种，彳、小步也。彳、步止也。这些状态在汉语中由慢到快分别表现为“行、步、趋、走、奔”。

(3) 引出词语本义。“进+行”合而为“向前走”，得出这种意义顺理成章。

(4) 词语扩展。由“进”扩展出“进级、进化、进兵”等，由“行”扩展出“徐行、步行、行走，行进”等。由“进行”的本义，扩展出“进行曲”。

(5) 引出联想意义并二次扩展词汇。双音节词语的引伸既可以由构词语素引申，也可以双音节整体引申，“进行”由人的动作行为，扩大到人所从事的工作或所做的某件事情上。

(6) 模拟词语扩展和造句。在该训练环节中未出现“进行睡觉”一类的错误表达。

我们看到，“单音节语素”教学法分析过程清晰，且理据充分，结论经得起检验。因此，“单音节语素”教学法的本质是一种融文化与语言于一体的教学思想。通过实例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这一教学法实施的过程中，需要一些古汉语常识，这种古汉语常识的输入不仅是一举多得的问题，也体现了一种兼顾现代汉语

和古汉语的教学理念,是对现代汉语中古汉语成分的有效补充;同时,也更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汉语思维习惯;由于“单音节语素”教学法是在课堂教学条件下努力营造一种文化环境的教學手段,而习得理论的基础正是一种目的语环境下的学习,因此,学习者在这种环境和教学方法下也更接近习得。

参考文献

- [1]钱玉莲.现代汉语词汇讲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2]王衍军.汉语文化词汇概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 [3]吕叔湘.语文常谈[M].三联书店,2008.
- [4]赵宏.英汉词汇理据对比研究[D].2011.
- [5]裘锡圭.汉字学概要.[M].商务印书馆,1988.
- [6]酈承铨,王云五.说文解字叙讲疏[M].商务印书馆,1935.
- [7]酈承铨,王云五.说文解字叙讲疏[M].商务印书馆,1935.
- [8]刘兴均.汉字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M].人民出版社,2014.
- [9]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中华书局,1986.

注

张利红系黑龙江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學院教授。

1、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汉英词汇文化蕴涵的共性与差异研究》(项目号:22YYE477)、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VR技术应用于中华武术文化对俄传播模式研究》(项目号:2021B010)、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基于汉语词语文化特征的对俄汉语教学及文化传播研究》(项目号:GJB1422043)系列研究成果。